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

刀客和女人

赵本夫





刀客和女人

赵本夫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了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。猎户陈老刚被地主残害而死。他的妻子迫于生活，带着儿子黑虎住进了大地主欧阳岚家，给他出生奇特的女儿珍珠当奶妈。两个孩子在母亲的照顾下一同长大，他们青梅竹马，憧憬爱情和幸福。然而旧社会的腥风血雨摧残了一对天真的情侣，他们一同落入悲惨的深渊。解放了，重见天日了，而有情人终未成眷属。

小说以黄河故道，苏、鲁、豫、皖几省交界处的人民的生活为背景，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。在这些人物身上集中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人民的命运。小说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动的生活情调。浓缩了一定的历史深度和广度。可读性很强。

·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·

刀 客 和 女 人

Dāokè hé nǚrén

赵 本 夫 著

出 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 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北 京 印 刷 一 厂

850×1168毫米

32开本

11,375印张

253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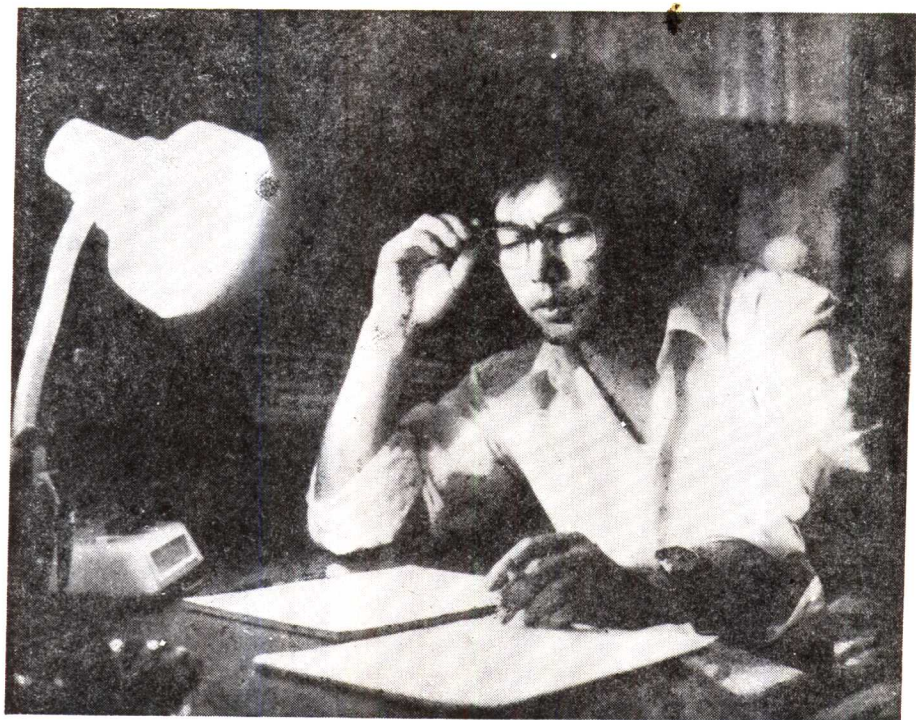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12月第1版

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3,4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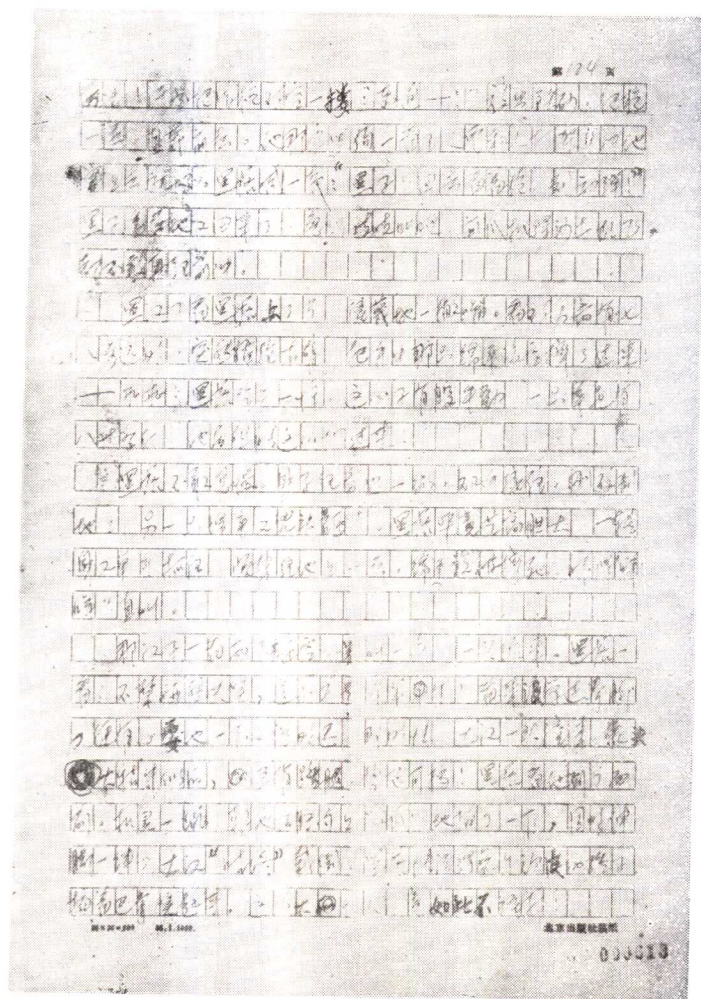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10326·111

定 价：2.60元



赵本夫

609061



作家手迹









目 录

结 尾.....	1
上 部.....	11
第 一 章.....	12
第 二 章.....	26
第 三 章.....	40
第 四 章.....	59
第 五 章.....	78
第 六 章.....	93
第 七 章.....	105
第 八 章.....	119
第 九 章.....	131
第 十 章.....	148
第 十 一 章.....	163
第 十 二 章.....	180
下 部.....	195
第 一 章.....	196
第 二 章.....	210

第 三 章	231
第 四 章	239
第 五 章	249
第 六 章	261
第 七 章	278
第 八 章	294
第 九 章	306
第 十 章	315
第十一章	330
第十二章	345
开 头	361

结 尾

外乡人到柳镇，沿街走一遭，就会发现一个特点，这里茶馆特别多。大略数一数，约有十四、五家。在古黄河两岸的集镇上，茶馆如此密集，还是少见的。

细说起来，又并不奇怪。

柳镇坐落在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一个岔路口上。东西一条街，南北一条街，组成丁字形。这还是历史沿袭下来的格局。丁字街铺一层长条青石，小孩子端个碗在外面吃饭，若不小心把碗掉下地：“咣啷——”摔得很脆，自然，也很碎。青石板由于长年磨损，已经凹凸残缺，车辆碾过，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震响。

丁字街伸出镇外，就是三条官道。往东通向苏北；往北通向鲁西南；往西通向皖北，沿这条路再往西走，越过安徽地面百十里，就到了豫东地区。柳镇南面，紧邻七百里黄河故道。解放前，这里沟壑纵横，黄沙滚滚，无路可走，直到

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末才修通了公路。现在，四省边境地区的十几个县互相来往，柳镇更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它的繁忙是可想而知了。车马行人，一天到晚络绎不绝。每月三、六、九，又是集日，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拥上来，里外都是人。逢上庙会，那就更热闹了。眼时农民一天天富起来了，可供交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街里挤不下，许多生意小摊便逶迤向镇子南边排出去，一直快排到古黄河滩头。这里有大片茂密的柳树林，挡风遮阳，林间空地便成了绝好的交易场所。那些大宗买卖，如木杂、家具、条编、骡马等，都安排在这里。镇里镇外，万头攒动，人欢马叫。不要说一般货物的销售了，单是人们对饮食、茶水的需求量也大得惊人，十几家茶馆常有供不应求之感，不得不另外设些临时茶摊。

柳镇的茶水生意越来越兴旺，茶馆主人们为了适应需要，纷纷把过去的小灶改成白铁皮的大茶炉。这样既省事又赚钱，还免去了烟熏火燎之苦。

凡事总有例外。在这十几家茶馆中，只有丁字街口老柳树底下那家小茶馆，固执地保留着旧式的七星灶。炉灶在茶房里沿墙砌成，一条火龙似的，上面开着圆洞，洞口放七只长嘴大锡壶，烧起来“咝咝”有声，开起来沸沸扬扬。添炭有些麻烦，要提起锡壶挨个来，一股股烟火往外扑，加上水雾蒸腾，烧茶人的手脸不大会儿便涂上一层灰。显然，这种茶炉已落后于时代。

这家茶馆的主人是上了岁数的老女人。看得出，她很爱整洁。茶馆门旁一个石墩上，总是放着一个破了边的青铜盆，里面盛半盆清水，浸一条素花印染毛巾。老女人每捣弄一次炭火，便出来掸掸身上的灰尘，拧出湿毛巾擦一把。几次下来，

盆里水脏了，再换上清水，仍旧放在老地方。

茶馆前头，有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抱的老柳树，树皮枯皱，疤痕累累，似乎已经老死了。其实不然，往上看，树干苍劲，势若飞腾，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巨大的树帽几乎罩住了整个三岔路口，浓密的枝条遮住日头、天光，树荫下凉气浸骨。风过处，常有一些朽枝残叶掉下来。老女人每隔一会，便打扫一遍，茶馆门前始终是干干净净的。客人坐在这里喝茶、乘凉，一边观看街头小景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女主人很周到，却很少言语，从不象一般老妇人那样唠叨，更不为招徕顾客而假作殷勤。她只是默默地做事，添炭、提水、冲茶，显得有条不紊。客人来了，简单地打个招呼：“坐吧。”但又绝不会让人感到一丝冷淡。

这女主人有六十多岁了，身材依旧那样挺拔，面孔仍旧那样白皙。由此可以判断，她年轻时没有出大力干过多少活儿。假如在薄暮或者晨光熹微的时候看她忙碌，你一定会禁不住发出一声赞叹，遥想出她当年的风姿。然而，岁月毕竟是无情的。这女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眼角、嘴角都布满了放射性的皱纹。细细端详，那完全是一副老人的面孔了。

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，都有。他们住在镇子东南角一座青砖瓦房的三合院里。家里包种了五亩地，还包管着七亩苹果园，生活很富裕。按说她已有条件享受天伦之乐，什么都不干了。可她不，宁愿一个人住在茶馆里，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。

本来，农村象她这个年龄的妇女，没有几个能安享清福的。但她之所以不愿闲着，还不完全由于那种勤劳的惯性，也不是为儿孙积敛财富。不，都不是。她似乎只是在做自己愿意

做的事；或者，在做一件前人未竟的事业。这件事和儿孙没有任何关系。逢集逢会比较忙时，儿子、媳妇都来帮忙，但也只是帮助冲茶、收碗。捣弄炭火之类脏活，绝不让孩子们沾手。她疼爱他们，疼爱得小心翼翼。仿佛自己吃苦受累是应该的，享福的倒应该是孩子们。

秋冬之季，如果不是集日，一大早镇上的居民提过水后，白天来喝闲茶的人就少了。这时，她便常去黄河滩里打草，扎成一大捆，一个人往家背。草捆太大太沉重了，压得她几乎弯到了地面，脊背和满头白发都被埋住，只露出两截很瘦很细的腿，稍微离得远一点，只能看到一个很大的草团在慢慢蠕动。废黄河滩可以打草的地方，离家最近也有三、四里路。她背到家来一路上要歇息十几次，每一次都是张口喘气，汗水把白发湿成一缕缕的。柴草背到家里后，在街上换成硬柴烧茶水。其实，家里并不缺少烧柴，光每年剪掉的果枝就堆得一垛垛的。可她一定要去黄河滩里打草，隔些日子就要去一趟。好象不仅是为了打草，而是去那里寻找什么。那里有她失落的岁月，有她怀念的旧物。每逢她去打草，儿子、媳妇总会有一个人去接她，但从来不动阻她。他们理解老人的心思。

有时，她还从黄河故道里挖些苦胆草来。这种草秋天开花，金黄色，很小，很美。叶子碧绿碧绿的，形状如残边的宝剑。根叶都是苦的，独有小花散出一点淡淡的幽香。寻常，苦胆草好在水渠崖坎边生长，当地人称为崖渠芝，视为灵芝草一样可爱。把它比作灵芝草是有些过了，但苦胆草确实逗人喜欢。秋天，当万木萧条，野草枯衰的时候，它却团团簇簇，嫩绿嫩绿的，在风霜面前呈现着盎然生机。节气慢慢逼近寒冬，它又索性绽开一朵朵金色的小花，这里那里，点缀于荒野，恣

意地显示着生命的力量。

苦胆草还有一项可贵的功用，就是入药。它性凉，能清肝胆之热。人肝火过旺时，中医先生开个方子，里面常有它。茶馆女主人采集苦胆草，并不是为谁治病，而是晒干了存放起来。等春天清明节前后，再采集一些嫩柳芽，也晒干了，和苦胆草掺在一起泡茶。

这种茶颜色红亮，很浓。上面飘几点泡开的苦胆草花，吹一吹，浮浮荡荡，喝一口，有些苦味。故而柳镇的一般青年人不愿喝它。倒是一些老年人喜欢。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真正的茶客，更爱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白铁皮茶炉烧出的开水，不象个样子，放一会就成了温吞水。而这里却是七星灶，用的是老锡壶，水滚烫滚烫的，不仅热，且象陈酒一样，别有一股醇味。他们常常端一把紫砂壶，向女主人要一点苦茶叶放在里头，提壶往里一冲，盖上焖一会，便有滋有味地喝起来。

老女人自己更是酷爱这种茶，但她大都是在晚上没有茶客的时候，慢慢喝，慢慢品。白天，她照例是很忙碌的。她宁愿忙碌，忙碌能使她忘掉一切。

如果是阴雨天，难得有一阵清静的时候。可对她说来，却是一种折磨。她会久久地坐在茶馆当门，望着丁字街口出神。这种时候，街上是冷清凄凉的，偶有行人走过，也是脚步匆忙。密雨穿透老柳树的枝叶，沙沙地落在青石板上，雨滴摔得粉碎，然后又聚拢来，结成一个又一个小水汪。水汪一会儿也不平静，不停地跳荡着迎接新的雨滴。这些小雨滴仿佛不论在天上，还是在地下，都是永远不可分离的。

老女人凝神注视着那里，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，那目光是凝滞的，深沉的；面色是阴郁的、忧伤的；似乎在沉思，在回